

太平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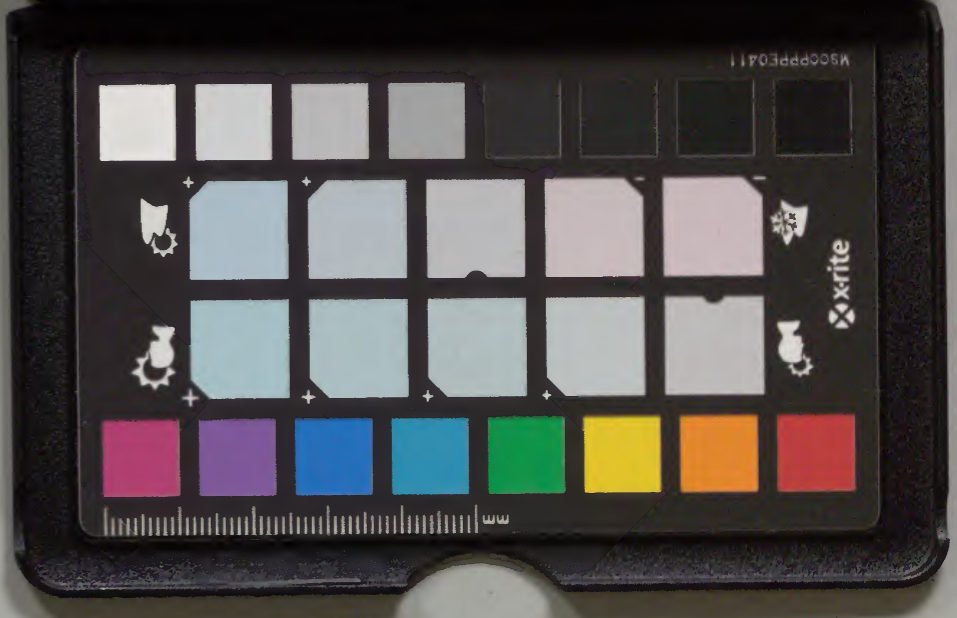
一之十一

神山

內閣文庫		
五 函	三 二 二 九	漢 書
〇 架	二 冊	號 類

神文閣		
三 〇 九 函	三 二 二 九	漢 書
七 架	二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3)
函號	309	115



太平廣記卷第一

神僊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老子

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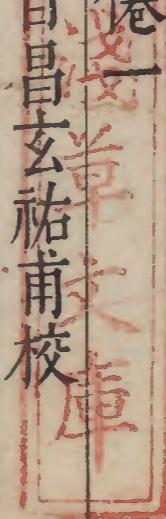
廣成子

黃安

孟岐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



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僊正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爲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事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宋之子注。注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

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五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爲主。并老仙經祕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額。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

柱耳有三漏門足踏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遠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後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爲務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常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丘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

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爲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虻嗜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脩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擊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使道而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

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爲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爲鉤緝而投之，未嘗不釣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猴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已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

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卽以錢二百萬與甲，遺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

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后信
 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
 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疎廣
 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
 其清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
 有顛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
 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為宗也出神仙傳

木公

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元氣百物之先也冠
 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
 雲為蓋青雲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億萬計各
 有所職皆稟其命而朝奉翼衛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隸焉昔

漢初小兒於道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
 識唯張子房知之乃再拜之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蓋言世
 人登仙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或云居東極大芦中有山焉以
 青玉為室深廣數里僚薦真仙時往謁九靈金丹一歲再遊其
 宮共校定男女真仙階品功行以昇降之總其行籍而上奏元
 始中開玉晨以稟命於老君也天地劫歷陰陽代謝世運興廢
 陽九百六舉善黜惡靡不由之或與一玉女更投壺焉每投一
 投十二百梟設有入不出者天為嚙呼監切噓嚙呼者言開口而笑也梟而
 脫悟不接者天為之嗤儒者記而詳焉所謂王者乃尊為貴上
 之稱非其氏族也世人以王父王母為姓斯亦誤矣出仙傳拾遺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

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出神仙傳

黃安

黃安代郡人也。為代郡卒，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推荆，讀書畫地以記數。一夕地成池，時人謂安舌耕。年可八十餘，彊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龜，廣長三尺。時人問

此龜有幾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網罟，得此龜以授吾，其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年則一出頭。我生此蟲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萬歲矣。出洞冥記

孟岐

孟岐，清河之逸人，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常寶執，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欲折，恒餌桂葉。聞漢武帝好仙，披草萊而來，武帝厚待之。後不知所之。出洞冥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

神僊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

穆伯陽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使造父為御，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宗，導車涉弱水，魚鼈龜鼉以為梁，遂登於春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答曰：余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至於雷首太行。

尹軌

遂入於宗周時尹喜既通流沙草栖於終南之陰王追其舊跡
招隱士尹軌杜冲居於草栖之所因號樓觀從詣祭父自鄭
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復安王造崑崙時飲
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又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冲
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况其飲琬琰之膏
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長生
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宮相與昇雲而去出仙傳拾遺

燕昭王

燕昭王者王噲之子也及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肅臣事之
為王述昆臺登真之事去嗜欲撤聲色無思無為可以致道王
行之既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
脩示爾以靈玄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遊燧林之下說炎

皇鑽火之術然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圓
丘硃砂結而為佩玉登捱日之臺得神鳥所銜洞光之珠以消
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徇於攻取不能遵甘肅澄
靜之旨王母亦不復至甘肅白王母所設之饌非人世所有玉
酒金醴後期萬祀王既嘗之自當得道矣但在虛凝純白保其
遐齡耳甘肅亦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無疾而殂形骨柔爽香
氣盈庭子惠王立矣出仙傳拾遺

彭祖

彭祖者姓篋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
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
身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常稱疾閒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
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

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脣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瘦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于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卽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旣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紫炁。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養精

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

太平廣記 卷之二
爲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
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彊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
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蟲
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爲累乃可貴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
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
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
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
以適身也美色淑資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
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
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
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遯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
被照藥百裹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

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
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
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
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
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
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
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
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
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
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
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余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
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已謝過臥起早

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負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姪王失

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

出神仙傳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卽不可服乃與犬食犬卽死伯陽謂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卽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卽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

太平廣記卷第二
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既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年。」
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二

太平廣記卷第三

神僊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漢武帝

漢武帝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翕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主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

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卽位，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向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

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官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旣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

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
袿。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褱
襪。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
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璫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
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
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廚。真妙非常。豐珍上果。
芳華百味。紫芝萋蕤。芬芳填標。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
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
太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
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輟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
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
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

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搯
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
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畢。王母曰。夫欲修身
當營其氣。太仙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
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
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
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
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
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
道則爲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
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
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

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无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瀦，五臟不淳，關胃彭勃，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爽，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无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敕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

爾暫住，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豈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廚，廚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

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為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銷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剗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為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徃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冤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恒為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

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蟪蛄之窟霄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閬之中位以仙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墻不啟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哉聖命以為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疑真性疑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

仙人是故我發閻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何如如其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邪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佩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邪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丘山之高

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舍靈仙尊蓬丘以館真人安水神於極陰之源棲太帝於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光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覩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祕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仙澤扣求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

此文矣。今雖得其真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咸儀丑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啟發，弘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飢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啟叩不已。王母

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眇邈，必須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秘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重之言志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籍首請，乞叩頭流血邪？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群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

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
銜天道。此禁豈輕於傳邪。別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
之五嶽真形大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為天仙之信。
豈復應下授於劉徹邪。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
以求神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眇之耳。至
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
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
驗。求仙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
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氣
滯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
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
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邪。

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倒昔蒙例。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
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
之符矣。環受書以來。并賢大女。卽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
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
十二事。與環所授者同。青真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
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者。
意是慙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
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銜
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慙於勤志。亦已授
之。可謂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卽命侍女紀
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
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王笈。鳳文之蘊。以出

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群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請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毋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然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恩愆輒除過一月克已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

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掘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真小童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爲真俊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玄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

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
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於玄
景之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
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蘭之帛約以紫羅之
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
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
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
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
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
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凋枉而卒歿輕則鍾禍
於父母詰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後世此皆
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

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璫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
非答哥哥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
紀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
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為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帝既見王
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
真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為一
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為軸紫
錦為囊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
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暢高韻自許為神真見降必當
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
狄路盈怒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
火燒柏梁臺真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

十四卷并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齎屋西憇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鄜市，其目見一人於北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卽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歛。到建康二

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殯殮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歛經杖，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出漢武內傳

太平廣記卷第四

神僊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王子喬

鳳綱

琴高

鬼谷先生

蕭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衛叔卿

張楷

陽翁伯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後立祠於緱氏及嵩山。出列仙傳

鳳綱

鳳網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
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網常服
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僊去出神
仙傳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
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日皆潔
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
月餘復入水去出列
仙傳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爲其號先生姓王名栩亦
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二子欲馳騫諸侯之
國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

而傳先生痛其道廢絕數對蘇張涕泣然終不能寤蘇張學成
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北引二子卽日到秦矣先生紫神
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多狂
死者橫道有鳥銜草以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齋
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
長洲元洲流洲光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
生在瓊田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活千人耳

出仙傳
拾遺

蕭史

蕭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許人善吹簫作鸞鳳之響而瓊
姿煒燦風神超邁真天人也混迹於世時莫能知之秦穆公有
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

大平廣記 卷之四
蕭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爲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州西山絕頂有蕭史石僊壇。石室及巖屋真像存焉。莫知年代。出神仙傳拾遺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數有鳥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使使者齋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株可活千人。始皇於是謂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黃老遣福爲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青龍車。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俱來迎。羲而

去。由是後人知福得道矣。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尚容等不能知其入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可久耶。聞大海中有神仙。正當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齋糧。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賫所携掛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因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牀坐鬚鬢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此則是也。頃之衆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醫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卽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竒小。某嫌其薄。君云。能盡此爲再餐也。但恐不盡爾。某連啖之。如數甌。物致飽。而飲亦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致醉。翌日以黑藥數丸。令食。食訖。痢黑汁數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卽留。當以東

風相送無愁歸路遙也復與黃藥一袋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
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某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玄宗令
有疾者服之皆愈出仙傳拾遺及廣異記

王母使者

漢武帝天漢三年帝巡東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吉
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爲西國雖遠
而貢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兕弩絃斷使者時
隨駕因上言請以膠一分以口濡其膠以續弩絃帝驚曰此異
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不脫勝未續時也膠青色
如碧玉吉光毛裘黃白蓋神馬之類裘入水終日不沉入火不
焦帝悟厚賂使者而遣去集絃膠出自鳳麟洲洲在西海中地
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遶之上多鳳麟數萬爲群

養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集絃膠一名連金泥弓弩已斷
之絃刀劍已斷之鐵以膠連續終不脫也出仙傳拾遺

月支使者

漢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
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
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其毛黃色國使將以呈帝帝見
使者抱之以入其氣禿悴尤怪其所貢之非問使者曰此小物
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於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
麟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鵬之宗亦不在巨細也臣國此去三
十萬里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中國
將有好道之君矣我國王將仰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
物故搜奇蘊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肥車而濟弱水策

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徑艱苦。蹊路于今十三年矣。神香辟天
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魍魎。夫此二物者。實濟衆生之至要
助至化而升平。豈圖陛下乃不知貴乎。是臣國占風之謬也。今
日仰鑒天姿。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恣。口多言則犯難。
身多動則注賊。心多節則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
也。帝默然不平。帝乃使使者勅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
今發一聲。獸舐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靂之響。又作兩目如礮碑
之炎光。久乃止。帝登時顛蹙。掩耳振動。不然自止。侍者乃武士
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見獸皆相聚
屈蹟如也。帝恨使者言不遜。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
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大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
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散。帝信神香乃祕錄餘香。

一日函檢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於聚窟洲人鳥山。山上多
樹與楓樹相似。而香聞數里。名爲返魂樹。亦能自作聲如羣牛
吼聞之者心振神駭。伐其木根於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
煎之。如黑粉狀。令可丸。名爲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
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種六名。斯實靈物也。

出仙傳拾遺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
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
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
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
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
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卽遣使者梁伯

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云
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仙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
家而去已四十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即遣使者與度世共
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
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未到其嶺
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
白玉爲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載拜叔卿曰
汝來何爲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
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
誠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彊梁自貴不識
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
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

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
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
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
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爲漢臣也亦不復爲語帝也度世
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
乃叩頭於度世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溫實
乃以語之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後掘得玉函封以飛仙
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仙去留其
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出神仙傳

張楷

張楷字公超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訣金匱之
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門如市故云霧市今華山有

張超谷馬

出仙傳拾遺

陽翁伯

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其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謁群仙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仙人曰汝以孝於親神真所感昔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十珏汝可致之言訖使仙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珏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遂壻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

謂其所居爲玉田坊翁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

其事

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五

神僊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王次仲

墨子

劉政

孫搏

天門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陳安世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縱連橫之際，居大夏小夏山，以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難以速就，四海多事，筆札所先，乃變篆籀之體，為隸書。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徵之入秦，不至復命，使召之，勅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悍慢也。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為大鳥。

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以復命，亦恐見殺。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故墮三翮。使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仙之道，聞其變化，頗有悔恨。今謂之落翮山，在幽州界鄉里祠之不絕。出仙傳拾遺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為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為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疆。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瞬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

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為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為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幘為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

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為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岳不止一處出神仙傳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為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趨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

遠千里苟有勝已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廚飯膳俱數百人又能吹氣為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頽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能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龜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出神仙傳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
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
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
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
必走出卿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
燭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即滅屋舍
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
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
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
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
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鏡爲刀屈刀爲
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

去出神
仙傳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
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天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
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
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
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也每急於求陽然而外自
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燥志節疎畧至
於遊宴言和氣柔辭語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
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
也出神
仙傳

玉子

王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眾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
 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
 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
 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眾術乃別造一
 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為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
 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
 霧能以木瓦石為六畜龍虎立成能分形為百千人能涉江海
 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
 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丸
 泥為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
 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悉來
 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

盛水着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
 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
 天而去出神仙傳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濛性
 慈憫好行陰德廉靜博學逆覩周室將衰不求進於諸侯常歎
 人生若電流出處宜及其時於是師北郭鬼谷先生受長生之
 術神丹之方後入華山靜齋絕塵修道合藥乘龍駕雲白日昇
 天先是其邑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
 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
 因改臘為嘉平出洞仙傳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爲問之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馬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鉏耨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羲藏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

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勅羲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群游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着之老君身形畧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按玉盃來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言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

出神仙傳

陳安世

太平廣記 卷之五
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本游。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急。叔本在內。方作美食。而二仙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卽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輩。復欲來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來何晚也。答曰。早來。

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聞道者。卽爲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爲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仙去矣。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六

太平廣記卷第六

神僊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張子房

東方朔

王喬

周隱遙

劉商

張子房

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為沛國人焉
童幼時過下邳圯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着烏巾黃單衣墜履
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為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
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且來
此當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日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
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為帝
王師若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

太平廣記

卷之六

佐漢祖定天下。後人謂其書爲黃布公書。修之於身。能煉氣絕力。輕身羽化。與綺里季東園公。李耳先生。夏黃公。爲雲霞之交。漢初遇四五小兒。路上群戲。一兒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徃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陰陽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萬靈。育養群品。木公爲男仙之主。金母爲女仙之宗。長生飛化之士。昇天之初。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漢。封留侯。爲大司徒。解形於世。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若流星焉。不見其尸形。衣冠得素書一篇。及兵畧數章。子房登仙位。爲太玄童子。常從老君於太清之中。其孫道陵。得道朝崑崙之夕。子房徃焉。出仙傳拾遺

東方朔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笞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王公。啖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旣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卽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蒙。

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
昔爲我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氣
已九十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
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朔旣
長仕漢武帝爲太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朔狎暱一日謂
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
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
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鳥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卽
美悶不能動問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
年無所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
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簾要臣入
雲轂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

曰玄雕枕又薦眠毫之珍褥以百眠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
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
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窓綈絺幕下問
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常游昊然之
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
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
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
太如指此木出因洄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卽其源也出
甜波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株如玉聲因以爲
名帝以枝遍賜群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
者枝則折昔一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
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枝三遍枯

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未年枝忽汗此木五千歲
一濕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
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
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
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甯封嘗
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剖此草爲蘇
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卽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籍足則
入水不沉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
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
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反遶日三匝此
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
朔曰因事爲名名步景駒朔曰自馭之如駑馬蹇驢耳朔曰臣

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
詣之以秣馬馬立不饑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
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
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
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
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群臣
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
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
聲長嘯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
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卽召太王公問之曰
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
皆具在否曰諸星具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

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出洞冥記及朔別傳

王喬

王喬河東人也。漢顯宗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鳥。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鳥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鳥焉。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忽下玉棺於庭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餌。臥棺中。蓋便立復。宿昔乃葬。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禱無不應。遠近尊崇。帝詔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復聲。或云。即古仙人王喬也。示變化之跡於世耳。出仙傳拾遺

周隱遙

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用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用里廟。用里村。言其數世得道。嘗居焦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囑其弟子曰。檢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衣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壤。唯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衣之。髮鬢而黑。髭麤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年餘。近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聞之。徵至東都。頒賜豐厚。恩禮隆異。而懇乞歸山。尋還本郡。貞觀中。召至長安。於內殿安置。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家福。得道之效。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懇求歸山。尋亦遂其所。

適出仙傳拾遺

劉商

劉商者中山靖王之後舉孝廉歷官合肥令而篤好無為清簡之道方術服鍊之門五金八石所難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疏未合鍊施效者必資其藥石給其鑪鼎助使成之未嘗有所覬覦也因泛舟苕霅間遂卜居武康上強山下有樵童藥叟雖常草木之藥詣門而售者亦答以善價一旦樵夫鬻樵有木一把商亦厚價致之其庭廡之下籬落之間草木諸藥已堆積矣忽閒步杖策逍遙田畝蹊隧之傍聊自怡適聞藁林間有人相與言曰中山劉商今日已賜真術矣蓋陰功篤好之所感乎窺林中杳無人跡奔歸取術修而服之月餘齒髮益盛貌如嬰童舉步輕速可及馳馬登涉雲巖無復困憊又月餘坐知四方之

事驗若符契乃入上彊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接之累月復一至因謂酒家曰我中山劉商也夙攻水墨願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使備繒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至酒家援毫運思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謂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為九海總司居列真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晴霽香風瑞雲彌布山谷樵者見空中騎乘飛舉南去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六

太平廣記

卷之六

六

太平廣記卷第七

神僊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餘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為主。而金液之藥為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羊牧猪。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四十許人。性好朝拜事神。好

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為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出神仙傳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

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畧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出神仙傳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

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

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鬚髮鬢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鞞，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

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卽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觀。願未卽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盃。無限也。餽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畧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歎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卽求

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太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卽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

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命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帶此符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

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可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出神仙傳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八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已二百三十

歲兒八十矣後入華山去出神仙傳

馬鳴生他傳作馬明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為負笈西之女凡山北到玄丘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出神仙傳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

昉

為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為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偽病困當欲死公昉即為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為之流涕曰卿為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恡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為舐之即當愈耳公昉即舐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瘥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即為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

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作藥藥成服之仙去出神仙傳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歎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曾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怪怒阿則取刀左手擊

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轆脚皆折阿即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七

太平廣記卷第八

神僊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為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為諸父甚尊重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為離騷經旦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具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

夜出乃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
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閤人自
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
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
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
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
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
以招群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
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
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
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

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
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
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務沉淪流俗不能
遣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
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原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
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
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
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
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
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
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
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亦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

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
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
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
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玉丹經三十六卷
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于時郎中雷被召
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
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雍闕不與
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
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姦私得罪於安安
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
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
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卽

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
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卽死滅伍被
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
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
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
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
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虫况於人
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
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卽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
玄洲便遣還吳記具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
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
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廁三

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
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歎曰使朕
得爲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
不能得而爲公孫卿樂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
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
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出神
仙傳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
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
執奴僕之役親進履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
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

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
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
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
劑不盡卽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
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
三百餘年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
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
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聞諺書有之曰子不
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
不有學道得仙者陰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
相應便自與仙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數耳而
俗民謂爲不然以已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

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采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
聞達人猶不能識之况仙人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
所云爲哉陰君自敘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仙君神丹
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
俗聞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
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爲
合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又視
長安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
一通黃樞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
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緱山一封縑書合爲十篇付
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其一曰惟余
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余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

素志不仕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
承翼與我爲讐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傲戲
仙都顧愍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奔馳
索死不肯暫休其二章曰余之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
爲隣唯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
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何時
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升彼
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少好道德棄家
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
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
足胝乃見 遂受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
已成貨財千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

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

出神仙傳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已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鵠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令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

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辜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慙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卽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

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不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受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已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愠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

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一有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三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

太平廣記 卷之八
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八

太平廣記卷第九

神僊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孫登

呂文敬

沈建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爲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金金成服之昇仙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嘗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乃言曾與

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
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按
言觀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
五十許人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
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
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遺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
歸之寃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
帝少君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
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使人問少君消息且
告近臣曰朕昨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
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歛忽失屍所
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憎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

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
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沈肪先莖
之根百卉花釀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淨調其
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為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
更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為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
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為人生則命衰老有
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為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
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常聞武帝說前夢
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
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
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
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

解之懷恨于黃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爲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方士更於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邠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

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盃倒飲人莫能爲也元方有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柏樹生道後棘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窟室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我汝得見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卽八十年而有一人可授者卽頓接二人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

里時人尚有識之者出神仙傳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鉛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太學書生學無不覽常以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該博中散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經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携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以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

室中百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游諸處與人共戲鬪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出神

仙傳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

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為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為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褥襯坐其身垢污濁如泥潦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游衣弊則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為賢彼遭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不動火過庵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求之見先熟卧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

出神
仙傳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乞貧下更無餘貲亦不見食時楊駿為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遺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為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為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嵇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

出神
仙傳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艱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爾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末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臯不足教授耳若見采收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即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

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呂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為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跳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已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出神仙傳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為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人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

太平廣記 卷之九
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
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
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
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
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出神
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九

太平廣記卷第十

神僊十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河上公

劉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興

趙瞿

王遙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于河之濱帝讀
老子經頗好之勅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
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齋所不決之事
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
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卽撫掌坐躍冉冉在

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泯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耶。出神仙傳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崢嶸峻絕之。

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鬢，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公~~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爲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爲耶？問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咎，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

太平廣記 卷之十一
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怍。府君
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
府君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
耳借筆規及奏按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
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眾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
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百人，齎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
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勅下車上鬼赤衣，便乃發車上，披見
下有一老翁老媪，大繩反縛囚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
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
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汝困
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
求赦赦先人。根勅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

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
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
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
掾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懽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
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
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余載
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眾否？』答曰：『實聞有
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
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
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余乃
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
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

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僊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僊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尸與神相

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對答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雞頭山仙去出神仙傳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

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去不復還也

出神仙傳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鄽人未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為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是乞食得物即度與貧人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之

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為吳軍所敗十餘萬眾纔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畧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畧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若懼悅則善慘慼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出神仙傳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居壺谷中乃凡民也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在仙人長二丈耳出頭顛下垂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萑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

生故來採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爲之採菖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與聞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隣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出神仙傳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爲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砦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砦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

罪。嬰此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削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况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一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卽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健。乃歸家。家人謂是鬼。具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臥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懽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出神仙傳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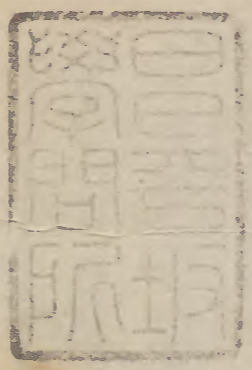
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帔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或狐狸蠃虵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曰我如是當未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即問曰欲捨我

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耳妻即泣涕曰爲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之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

出神仙傳

六平廣言

卷之六



道春氏

